

节间词话

粽香端午

■ 郭之雨

微信群里，表姐发的包粽子照片，并配文“今年准备了咸蛋黄肉粽和豆沙粽，大家端午节记得回家吃粽子哦！”我随手点了赞。三年前，我来到这个城市，虽然没有做到书编三绝，也是孜孜不倦，争取在各项考核中蟾宫折桂。所以很少回家，一些传统节日，在我的生活中逐渐变成了日历上普通的数字标记。

下班回公寓，很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，在小区门口徘徊，走到跟前，我被惊讶到了，果真是妈妈。“妈！来了怎么不打电话啊？”我心疼得有点急了。

“这不端午节了吗？你不想妈，妈想你啊！再说如果耽误你正事，不如不来呢。”我接过散发着草木香气的袋子。“妈，您大老远跑来就为了送这个？”

母亲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舒展开来：“家里坑塘的苇叶，又大又鲜又不花钱，这样的粽叶有钱怕你买不到，你还想我送啥？”妈妈晃晃手：“我这还有俩巴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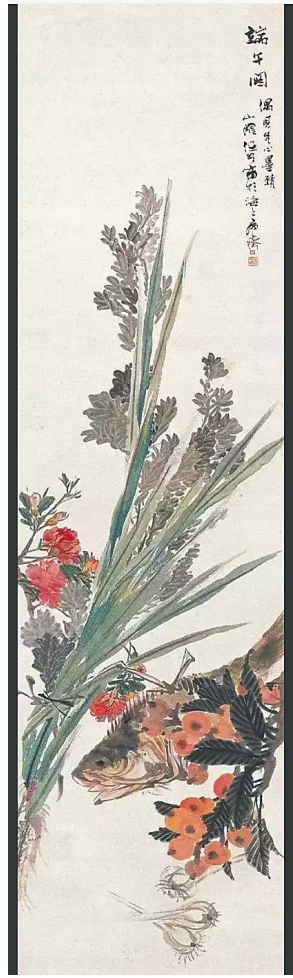
我嘻嘻笑着，给妈妈倒了一杯水。妈妈接过去问：“明天放假了吧，有啥安排？”“若不是约了几个同事聚聚，就回家吃您的豆沙粽了，这下好，您来了，妈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，我又到家了。”妈妈说：“看看，别怪妈给你添乱，我就想啊，教会你包粽子，等我没了，自己包，也给你的儿女包，自己包的，有娘味儿。”妈妈放下杯子，语气温和：“你外婆教我的时候说过，包粽子不只是为了吃，更是一种传承。”

本来想让妈妈歇歇的，看时间早，她执意要去买馅料。我和她去了附近菜市场，各种食材琳琅满目。我看到妈妈和摊主们讨价还价，像拉家常。忽然有种久违的亲切感。我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明码标价的便捷，却忘记了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易方式。糯米、蜜豆、桂花蜜、杏、葡萄干、紫薯、花生、鸡蛋、五花肉……我问妈妈：“妈，我是您亲闺女吗？买这么多，想撑死我啊？”妈妈粲然一笑：“说你傻，你还真不精，还有你那几个同事呢？”我心里一个大浪，眼角泪花绽放。妈妈继续说：“粽叶有了，糯米需要提前浸泡，红豆要煮成豆沙，五花肉要腌制，人多，多包几种，比如：蜜豆粽、桂花粽、蛋黄肉粽、紫薯水晶粽。”

我的几个同事都是外地的，可能都离开妈妈很久了，听说我妈来了，立马如约而至，扑入我妈的怀中。待米泡好，妈妈教我们叠粽叶。她用两片粽叶交叉，形成一个漏斗状。我们模仿，粽叶像发脾气，不听使唤，要么漏米，要么散开。试几次，有些泄气。“别急，慢慢来。你外婆说，包粽子要用心，手指要轻柔，要像对待生命一样。”妈妈还说：“几个笨丫头，我那时比你们还笨，我都学会了，个个还高学历呢？”说得我们笑成一团，反复试验，终是将糯米裹个严实，但标配的四角形无从说起。

一口铁锅，竹制蒸笼，蒸汽四溢，弄得整个厨房云山雾罩，空气里弥漫着糯稻的清香，馋得我们“哇哇”乱叫。粽子出锅，剪刀剪断丝线，“咻啦”撕开粽叶的瞬间，粘连的米粒拉出细长的银丝，乳白糯米裹着酱红的五花肉，或者金黄的栗子……

餐桌上，大家分享着各自家乡的端午习俗，挂艾草、戴香囊、赛龙舟、系五彩绳、画雄黄……我忽然明白，这些习俗是连接人与人，代与代的情感纽带。妈妈说：“我没看到过赛龙舟，但我能想象，就像坑塘里几只大白鹅，蹬开一道道水槽，伸出脖子向前冲……”妈妈的言笑晏晏，让同事小米盎然，她转身抱着我说：“我也想和阿姨喊声妈，行吗？”



《端午图》（国画）任伯年清作

晨光熹微。我带着江南才女其良和小妹，驱车前往琼海拜访老友。这些年屡屡失约的遗憾，今日终得弥补。老友在朋友圈晒出的田园生活，总让我想起陶渊明的诗句，心向往之。

老友平日在城里工作，工作之余，他便回乡下陪伴晚年的母亲，乡下的安静是写作人最佳的生活环境，他几百万字的散文与随笔都是在老宅完成的。

路还是那条路。走到他家后院，我忘了从哪个小巷走进去。环顾四顾，惊动了正在槟榔园小憩的鸡鹅。它们嘎嘎叫得欢，张开翅膀飞了起来。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让它们如此高兴？哈哈！我是路盲路痴，打电话让老友出来接我们，话还没说完，老友脸上挂着笑意站在我面前，相见时唯有笑声盈耳。

来到老宅，青砖黛瓦的祖室老屋还是老模样。庭院宽敞，用水泥铺陈，在岁月的打磨下斑驳古朴，每一个季节都在上面刻下各自的痕迹，矮墙上长着一层青苔及几朵细小的野草野花，甚是惹人爱惜，特别是那几簇野菊花，在春风中轻轻摇曳。我情不自禁，悠悠哼起《野菊花》，仿佛时光倒流，那个在山坡上采野花的小姑娘又回来了。我沉醉在这份宁静与美好的回忆里，不想离去。

“过来喝茶喽。”老友的呼唤把我拉回现实。那是一间小厢房，里面堆着很多“宝石”，收藏着一些紫砂壶，墙上挂着许多张珍贵的历史相片，仿佛从落后的部落走进一个崭新的文明中，又像走进一个历史博物馆，更像阿里巴巴走进宝藏室一样，无比兴奋。我来不及细看，一道光在我的眼前闪耀，那是一颗彩色的鹅卵石，像极了一个仙桃，引得我们争相把玩，小妹一双纤纤玉手擎举，其良不失时机拿起手机，快门一按，一张以黑色素为背景的相片出来了，我的诗情汹涌而来……

在老友的收藏室，我们个个像课堂上顽皮的小孩，无法静下心来喝茶，处在无比的亢奋之中。老友见此情景，笑了笑，开口说：“你们要是喜欢什么就拿走吧。”

“这么昂贵的东西我们不能拿，还是放你这里好。凡事都要讲缘分，人与人也要讲个缘分。再说以后还会有文友过来……”

我们越看越兴奋。老友指着一块灰色的石头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看，这石头上的花纹像什么字？”其良一看就看出一个“寿”字来，还说是篆书来着。

人生况味

访友

■ 黎乃云

最后那长长的一笔，意味着长寿的意思。这大自然浑然天成的大字，让我惊叹不已。“摸此石可添寿数”，老友指着天然“寿”字纹的灰石笑道。我们如获至宝般摩挲。此时，只见老友轻抚着一个大木罐，眼中带着几分自豪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可是我用一整块坡垒木硬生生凿出来的。”他指了指厚重的罐身，又掀开严丝合缝的罐盖，“从掏空内芯到打磨整个罐身，一凿一凿地来，费了不少工夫”。最有趣的是，他手指滑向罐身一侧，那里赫然雕着一个古朴的“福”字，“这木头原本有个窟窿，我便干脆把它刻成了‘福’字，反倒成了点睛之笔”。接着，他翻转木罐，露出底部一行小字，笑道：“最后再刻上这个，前前后后，竟折腾了好几个月。”我惊叹不已，这不仅是愚公移山般的毅力，更是一个文人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境界。老友笑着招呼小妹和其良把“福”抱回家，两人乐呵呵地抱走了。我也想试试，却发现这坡垒木实在太沉，最终只能遗憾作罢。细赏老友的作品，让我深刻感受到，艺术创作既是艰苦的修行，也是孤独的狂欢。

老友收藏室里的每一件藏品，都让我们爱不释手。老友再三催促到书房看看，我们才狠心抛下“藏宝”库，来到他家的东厢。那是三间厢房打通的书屋，典籍浩如烟海。从马列经典到琼瑶小说，从莎翁剧作到友人赠书，皆比肩而立。砚台里未干的墨迹，墙上悬着的狼毫，都在诉说老友



《雨后的雨林》（水彩）黄亚虹作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一棵有根的树

■ 方世国

我与《海南日报》的缘分，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。那时，我在县交通管理部门的乡镇机构供职，工作和生活都很单调、枯燥。这里村庄密集、人口众多、交通不是十分通畅，文化、体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也有些落后。躁动了一天的人们，一到晚上，镇上的街头巷尾便回归万籁俱寂的情形。由于没有太多娱乐活动，大家都喜欢用读书和看报的方式来打发空闲时光。此时，《海南日报》成了我最喜欢的读物。

这一时期，正处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，媒体大力宣传国家的开放政策，《海南日报》成为海南人民了解本地区发展动态的窗口。于我而言，不仅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时事政治，还可以读到涵盖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特写文章，了解各行业的经济建设情况，真正贴近了民生新闻和百姓故事，我甚至不自觉地关注起海南本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。

感谢孤独的生活，感谢命运的安排，让我在漫无目的地阅读《海南日报》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。阅读的内容，也从一般的文字故事，延伸到了文学领域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体裁的文学作品，都是我涉猎的范围。此时，《海南日报》的“椰风”版，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当时，“椰风”版每周只有半个版面，但她刊登诗歌、散文、小小说等体裁的作品，主题丰富、风格多样，展现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自然风光。

当我萌生了对文学写作的冲动时，《海南日报》“椰风”版刊登的作品，我每逢必读。由于一部分海南题材作品所反映的生活，我都比较熟悉，所以这些作品往往成了我练习写作的模仿对象。当年，我借鉴的不仅是写作的主题、生活的镜像，甚至是风格、语言，以及修辞手法，我都认真地品鉴，反复分析。在“椰风”版发表作品也因此成了我的奋斗目标，希望有一天，在我把笔头磨尖之后，我的习作能变成铅字，挤上《海南

日报》的“椰风”版，哪怕是小小的豆腐块，也行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终于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，但不是在《海南日报》“椰风”版，而是在《五指山》杂志。这章豆腐块一样大小的散文诗，凝聚了我几年的心血，是我在多次投稿与退稿的较量中，结出的果实。其后，我更加努力，最后后来陆陆续续在市县级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不太成熟的作品，但在《海南日报》“椰风”版上发表作品，仍是我锁定的目标。我知道，每周只有半个版面的“椰风”版，承载着太多作者的文学梦想，不容得她接受半点肤浅、一丝马虎。这便成就了我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。

2001年“七一”前，我把一章题为《铁锤和镰刀的光芒》的散文诗稿，投寄到“椰风”版编辑部。一段时间后，那年的6月28日，我的散文诗《铁锤和镰刀的光芒》终于在《海南日报》“椰风”

对书法的痴迷。我们兴趣正浓，扮起文人挥毫泼墨，学着古人抚琴吟唱，老友的镜头定格了这幕雅趣。

书屋里的“宝贝”也不少。老友说，这些宝贝是他千金一掷，兴高采烈地请回书房的，给书房添一点雅致。

辞别书房时，我们一步三回头，随友人走出他相伴几十载的旧书房。初春的暖阳斜斜地洒在水泥板路上，我们缓步向百米外的新居走去。红木大门在正午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，推门而入，雕龙画栋的神龛与泛着幽光的太师椅相映成趣。友人引我至临窗书桌前，窗外庭院野菊花迎风摇曳。我让他展示一下书法，只见他凝神静气，狼毫饱蘸浓墨，挥毫间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跃然纸上，行云流水的墨痕间，仿佛能看见庭前花开花落的从容意境。最后一笔收锋，友人额上已沁出细密汗珠，而宣纸上的墨香正悄然晕开。

我们穿过厅堂，来到后院。这里别有洞天，一方槟榔园，友人笑着说：劳作累了就来这里，躺在吊床上，看看书，或是坐在石桌前喝喝茶。

“真是神仙日子啊！”我不禁感叹。

临近中午，友人留我们用饭。餐桌摆在庭院的树下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。饭菜都是家常的，格外可口。一盘清炒野菜是从后院刚摘的，一条鱼是早上从万泉河钓上来的，就连米饭也带着柴火灶特有的香气。

饭桌上，我们聊起文学，聊起生活。友人说乡下的环境非常好，傍晚漫步田埂，望无垠庄稼，听田野的风声，非常舒服。其良颌首：“此即古人所谓养心罢。今人太忙，反忘了如何生活。”

饭后，友人带我们去看隐藏在屋后的小菜园。各种蔬菜整齐排列，还有几株果树。“这些都是我亲手种的，”友人骄傲地说，“虽然产量不多，但吃得放心。”

夕阳西下，我们依依惜别。友人送至村口，赠我们每人一块蜡石及他刚出版的散文集，还送了我一只鸡，我们推辞不过，只得收下。“权当念想，常来玩。”他笑道，“寒舍别无长物，唯清风明月管够。”

回程的车上，我们三个都沉默着。我摸着那块小石头，想起老友在新屋挥毫的对联：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这大概就是生活的真谛吧。

诗路花语

相见欢·晨雨中听《下雨的时候》（外一首）

■ 周济夫

雨声掺杂琴音，哪堪闻。恍惚故家椰径洒纷纷。
弦声碎，雨如涕，泪孤村。犹是当年徙倚未归云。

◎相见欢·再听《下雨的时候》

山田环折村前，雨潺潺。新涨匆匆涌向小河湾。
牵牛楼，过田埂，鹭惊翔。想见天晴满目稻花妍。

端午辞

■ 陈才锋

把流水折成楚辞
一声远古的雷声撕开了天穹
曾经走失的铁锚
用倔强挺直了一个国度
那些飘在时空里的回响
至今是怎么把汨罗江点化成精神寄托
我们划着桨
去获得新生的祖国
一组九歌借一碗雄黄酒
点燃那份千古绝唱
一枚包裹岩炭的火种
在千年之后，依旧在延续
像山一样挺立
浇灌着每一棵小草，每一朵野花
每一片土地

鸳鸯茉莉（外一首）

■ 陆静

深紫的花片
如釉色在破晓时褪去
露珠在花瓣滚动
霞光里蒸发沉淀
印痕成为第一道皱纹
我以双手合十的温度
解开白昼的纽扣

掌纹里长出藤蔓
在镜面与风霜之间编织经纬
褪色的花片如信纸泛黄
而指纹清晰
像根茎反复穿透年轮

某个下午露水忽然结晶
我正路过
反复拍照
取下一瓣含在舌尖
尝到锈蚀的月相

褪去所有颜色后
两朵花像两个银发的头颅
在风中颤抖 相依
沉默是最完整的发音
当风翻动泥土的页码
有人正用一生
校准两片花瓣重叠的弧度

◎江边的一树鸟鸣

南渡江边
一树鸟鸣
突然在黄昏里炸裂
像枝丫间缀满银质果实
在老人们的额头荡出
江水一样的波纹

夕阳通红圆润
所有鸣叫
都是生命中的流沙倒影
在叶脉深处结成琥珀
我们数着褪羽的钟声散步
直到每粒果核都长出
失语的皱纹

暮色漫过树顶
那些未完成的啼叫
散成星群
在更深的褶皱里
开始练习发芽迎春！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